

旷野黄花

李伯勇 著

这是一部私人订制的乡村生活史。小说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江西赣南某偏僻村落为背景，以客家文化精神的起伏消长为主轴，以老中医黄盛莹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为叙事轨迹，描写了不同类型乡村知识分子独特的悲凉命运，展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和文化精神，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乡村开始出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自由情怀和令人扼腕的归宿，原生态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生活文化的辉煌与落寞。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旷野黄花

李伯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野黄花/李伯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059-6647-5

I. 旷…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091号

书 名	旷野黄花
作 者	李伯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陈 晨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页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647-5
定 价	29.8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读完李伯勇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赫然在目的，是书末标明的写作时间：从“1993年5月第一次构思”到“2004年8月2日—10月24日三稿”，前后竟达十一年之久，这真是“十年磨一剑”！这沉潜功夫，这坚韧耐力，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的浮躁的文学界，大概是并不多见的。

我同时不无内疚地想到，我从2004年允诺为之作序，到此刻提笔写序，竟也拖了五年。

这不仅是因为忙，因为作者不像其他朋友那样善于催稿，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一种逼人思考的力量，每读一次都是思绪绵绵，浮想联翩，因此，几番提笔，都始终理不出头绪，总想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消化了再写。事情也就这么耽搁下来。这又成了我的一个精神重负：不仅对不住这位老实的老朋友，而且似乎也有负于作品所写到的那些父老乡亲。我终于提起笔来，却依然不知从何说起。憋了两三天，直到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突然想到，今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九十周年，或许正可以由此而开题吧。

记得作者说过，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和周立波的影响，而他又是在以“回到‘五四’”为追求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中走上文学之路的；那么，从和“五四”文学传统，特别是和鲁迅文学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李伯勇的创作，大概是不会太离谱的。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鲁迅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开创了一个“为人生的文学”的传统：“这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真的文学”，“这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因此，这又是“撷人心”的文学，是要搅动人的灵魂，迫使人们去思考，去追问人生的文学。（参看拙作《与鲁迅相遇》，第四讲：“为人生的文学”）。特别值得提出的，还有“五四”“人的发现”中的三大发现：对妇女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而对农民的发现，就直接引

发出也是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的传统，并由此建立起了新文学与乡土——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血肉联系。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也是它的特殊优势所在。我曾经说过，正是“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都市文学”的相互对照、补充、渗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前者产生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艾青，后者有茅盾、老舍、巴金、张爱玲、曹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都集中在这两个文学世界的创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样的文学格局的；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逐渐向都市文学倾斜，这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也是城市市民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接受者这样的文化变迁的一个反映，因此，其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却是对乡土的淡漠以至忽视与遗忘，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削弱，而其背后，更是前面所提到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如大胆看取人生的真的文学的传统，关注下层人民的传统，以及“攫人心”的文学功能，都逐渐淡漠，忽视，以至被遗忘：这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

原因自然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和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想象直接相关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占主流地位的“现代化”观念和想象，就是要以“先进”的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来取代“落后”的中国农业文明和乡村社会。这样，“乡土中国”、“乡土文化”就自然成了要被淘汰、消灭的对象；“乡土”之根既被拔掉，“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在有些人看来也就自然成了“伪命题”，至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这些年，随着创造符合国情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的凸现，人们开始反思前述曾经是毋庸置疑的现代化想象模式；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提出，“乡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就有了“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文学命题与相应的文学创作的实践——这正是构成了李伯勇的创作的、思想、文学背景，他的“幽暗家园”四部曲（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以及本书《旷野黄花》）都是这样的重建和乡土联系的自觉尝试，其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这里。

但当李伯勇们重新面对乡土时，却发现脚下的这块乡土已经变了：大自然正在被污染，乡村民风民俗已经变形，随着打工潮带来的农村的空洞化，由亲情、乡情维系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也开始瓦解。这都是李伯勇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传统格局上的乡村正在解体之中。从许多村道长满了齐膝的蒿草就可得知乡村的凋敝”。由此产生的是“归属感”的失落：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依归与安妥”？（李伯勇：《潜行，并燃烧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农民的，也是李伯勇们自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于是，就有了“乡土文化重建”的呼吁，以及在这样的文化重建中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思考与实践。我想，这大概就是李伯勇先生创作《旷野黄花》的最初动因吧。

但真要重建乡土文化,却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家乡的文化吗?你真的认识脚下这块乡土吗?是的,这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李伯勇们的生命和它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也正因为是天生、天然,就容易被忽视,天天厮守于此,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没有感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实际上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遮蔽的,不仅是历史事实的遮蔽,更有价值判断的错失与混乱。于是,李伯勇终于发现,自己身为赣南人,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其实这“动荡而沉默的赣南大地”对于他依然是陌生的。应该说,发现并承认这一点,对李伯勇是十分痛苦,并且是有几分尴尬的。

因此,李伯勇要重建自己的文学和乡土的联系,就首先要做“探寻”的工作,这需要敢于正视,善于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胆识,是一个思想解放,不断“破蔽”的过程。他在面对赣南的历史与现实时,需要破什么蔽呢?在现有的历史教科书里,赣南就只是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因此,今天人们理解中的赣南文化就是革命文化,而且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历史的光辉的。这样的理解,是有根据的,也有它的合理性。但在革命的光辉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污秽与血”呢?鲁迅早就说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当然不会也不应因为这些“污秽与血”的存在而否定革命本身,但难道我们又可以为了肯定革命而将这些客观存在的污秽和血着意遮蔽,不去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吗?另一方面,当我们把革命的合理性绝对化、唯一化,也会造成遮蔽。比如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把不同于“革命救国”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选择,视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至“反动政府的帮凶”而全盘否定,抹杀,以至强迫遗忘。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在赣南,还是我所熟悉的贵州,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学子,走出乡土,甚至走出国门,他们在现代都市学习和海外留学中,接受了现代教育,具有了现代新思想,有的又回到家乡,以“服务乡梓,传播新文化”为己任,踏踏实实地从事地方的教育、体育、卫生、法律、工业、商业、新闻、出版、学术、群众文化工作,办学校、医院,开设律师事务所、书店、报馆,兴办企业……以自己的默默贡献,给古老的乡土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传统文化(如赣南的客家文化)注入了现代精神,创造了新的现代乡土文化,开拓了乡土的现代化之路。而且还要看到,“乡土的现代化”是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与献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这样的历史任务召唤出来的。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蒋经国所领导的“新赣南”建设运动也应该视为“乡土现代化”的重要实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已经融入了历史,融入了现代乡土文化,成为其有机构成,它是一个整体,是不能阉割的,是一份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不能否认、遗忘和抛弃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李伯勇在经过艰难的探寻,终于发现了这虽然依旧沉默,却蕴涵如此丰厚的“赣南现代乡土文化”时,他的

惊喜与震撼。他说他找到了“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的向现代化转化的丰富和辉煌”，而且把握到了今天历史的脉动：“在更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凸现现代化的起点，这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也因此而找到了表现的对象与思想内核、创作主旨：他要写的“旷野黄花”就是这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奋斗过的人”，这些“乡土现代化”的先驱者，并且要“以人生悲剧、社会悲剧的艺术形式，揭示把守自己的可能与不可能，挖掘并张扬乡村现代自由精神”，以为今天的乡土文化重建提供精神资源。

李伯勇的这一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对脚下的这块“土地”认识的深化：“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乡土事实上已在变化，向现代转化，出现了诸多具备现代精神的人和事”。（《扎根和超越》）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乡土已经不再封闭，它是和中国，以至世界的更加广大的土地联结一起，息息相通的，我因此曾提出过一个“大土地”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乡土的认识，把握和表现，应该是“出于本土，又高于本土”，有一个大坐标的参照，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映衬，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参看拙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这也就是李伯勇先生所说的，既要“扎根”，又要“超越”。提出与强调这一点，是有一种现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因为我们今天提出“乡土文化的重建”，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可以说，正是全球化凸现了乡土的意义。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用差异性、地方性、乡土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地方性、乡土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参看拙作《追寻生存之根》一书的附录。篮子：《归来的学魂》）因此，我们今天对乡土性的重新发掘与表现，应该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追寻一种更合理，也更有张力与活力的世界新文明、新文化的一个努力和贡献，它也必然超越狭义的乡土概念，而具有追寻精神家园的意味。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创造的新乡土文学，不同于鲁迅时代的乡土文学的新的历史、时代的特点。

在获得了这样的既“扎根”又“超越”的新的眼光以后，作为作家的李伯勇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样的对历史、现实的新认识，新发现，新体验，转化为文学？在我看来，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文学观念的问题和写法的问题。

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首先要重建文学观念。记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文学观念，曾深受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一个论断的影响：“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因此而十分看重文学的历史品格，反映和表现社会、历史的功能，并特别追求文学的史诗性和厚重感。而在我们看来，最能体现这样的史诗性的无疑是长篇小说，于是，在那个时代，长篇小说是特别受到青睐的，我们都如痴如醉地沉湎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文学世界里，并进而走进他们所描述的俄国和法国的历史中。我们也同样通过茅盾的《子夜》去感受三十年

代的上海社会,通过梁斌的《红旗谱》认识革命历史,通过柳青的《创业史》体会变革中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当然,这样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发展到极端,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弊病,例如对文学的娱乐性功能的遮蔽,对历史的图解以至扭曲,对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的压抑,等等。于是,就有了突破这样的文学模式的另外的文学追求,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思潮,这同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且也确有好的文学实绩。问题是,我们又把这样的新的追求(文学的娱乐化、私人化等)推向极端,而完全否认了文学的历史品格,同时否定的还有文学的思想品格,仿佛历史与思想是和文学绝缘的,甚至是妨碍文学的发挥、发展,损害所谓文学的纯正性的。这就使我想起了曾经和贵州的一位朋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文学、历史和哲学本是融为一体的,在十九世纪末,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才逐渐有了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分工,以后,又陆续引入了诸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这样的新的学科范畴,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学科体系。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又出现了交融的趋向。这样的“合——分——合”是很有意思的;而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恐怕都会是既分且合的。(参看拙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应该说,今天重新提出“文、史、哲合一”的中国传统,是有现实的需要的。我读李伯勇先生的这本《旷野黄花》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作者要实现他的表现“乡土现代化”历程中的赣南,为乡土文化重建提供精神资源的创作意图,就必须向历史和哲学延伸,并有机融入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知识和方法。我注意到,作者提到有评论家说他的创作是“田野作业”,而“田野作业”正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扎根和超越》)

文学观念之外,还有一个如何按照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去创作的问题。这恐怕也是李伯勇考虑得最多,最为用心之处,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文学表现历史,“并非是对宏大历史主调的应和与重复,而是对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之表达”。这里包含了双重反思:一是对前文提到的将文学的历史表现变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主调”的图解的反思,一是对现有的历史叙述的问题的反思,作者因此引述了我的一个看法:“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止息的内心的痛苦”(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或许正是在历史叙述忽略、遮蔽之处,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如李伯勇先生所说,文学所要表达的是“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而且追求“原生态地展现”。这里所强调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原生态”,都是文学的关键词。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也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文学处理的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原初的、感性的经验图景,是生活的原初境遇,是人在具体历史中的存在,人的感性的存在,关注其不能为理性的观念、分析所包容的特异性与个别性,并且不仅

关注人现实的生存境域,更有着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超越性关怀。因此,文学是真正直面人自身——人的存在本身,人性本身的,而文学的感性表达所特具的模糊性、整体性、多义性、隐喻性,也正是能够展现人的生存困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参看拙作《大学文学》。第二编,中国现代文学,导言)我读李伯勇先生的《旷野黄花》,最被吸引的,就是那一个个鲜明的“人”的形象:无论是黄姓家族的黄萱盛、黄朝勋,还是陈姓家族的陈学余,尽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却都是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感性的,特异的存在,处处闪现出作者所说的“人性之光,生存之光,时代之光”,再加上渗透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客家人民间习俗的具体可触的描述,都产生了一种逼近历史现场的效果。而作者对他们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困境的逼视,无论是黄盛萱的“可为可不为”,黄朝勋的“可为而为”,还是陈学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黄腾的“可为无不为”,更是具有某种生存论的意味,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厚度:这都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如果还有不足,大概也是这样的个体生命的特异性,在某些人物的刻画中,还不够充分;比如,在我的阅读感受里,就觉得黄家的第三代黄腾这个人物的处理,就多少有些从概念出发,未能显示其生命及人生选择的个人性,及其内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让我特别动心的,还有作者自己的生命在作品中的投入,而且我分明感觉到,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自我生命的成长,我因此为李伯勇先生感到高兴。我以为,这或许是更能显示写作的意义和更具启发性的:所谓“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本质上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的精神联系,是我们自己——作者和读者的“寻根”。

2009年4月14日—20日

荒原之上,唯有你
迢迢地招摇着一种情调
岁月的尘埃湮没苦涩和忧伤
你保持着沉思的方式
巨大的孤独拥抱着经天日月
荒原沉浑
一把积雪和阳光
咽下一片伤痕累累的寂静
记帆的羽翼
老得不能再飞翔
疼痛了历史
古典的事物不再生长
一生风雨
悲怆,植根于内心
灵魂的断裂,新生的呼唤
为谁而歌,为谁而泣
渴望的明光之河泛滥
负载最初的舟楫,今生
你注定与荒原天荒地老
没有你,荒原就没有故事
没有活力的血液,你是——
荒原最初也是最后的生命诠释^①

① 李连齐《废墟》

目 录

序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钱理群(1)
卷一	前本 烽燧幽兰	(1)
卷二	还是前本 浊波清流	(75)
卷三	续本 残春病木	(150)
卷四	不是正本的副本 长河天籁	(222)
后记	起看苍穹觅黄花	李伯勇(302)

卷一 前 本

烽 燧 幽 兰

第 一 章

一

一阵亢奋的枪声撕裂了碧蓝明净的天空，在绵延群山久久回荡。

时值初夏，春苧扫尾，男人们早按捺不住把活儿推给女人，拖着陷在水田里半个多月发胀发沉的双腿，从四面八方涌向石街。古历每旬三六九赶圩，早已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项。赶圩成了信泉人的莫大享受。石街成了信泉圩的代称。

这天圩日，一百多间店铺又爆满，骑楼下巷道里蘑菇般冒出无数的水酒铺子。人们呼呵呵地喝热酒，龇牙咧嘴地大声叫嚷。一伙一伙凑合着，一壶酒一壶茶挨到日头西坠，石街重新空阔起来。

民国开始，短短十多年信泉却冒出了一溜连店铺，一天比一天热闹，冒出了许多生意角儿，有的手脚伸到二百里外的赣州城，在那里雄赳赳地竖起了亮眼招牌。新的名角名流又出现了。

这地方像芦苇地，惹风惹烧，返生也快。泥土烧焦了，山石烧裂了，然而，眨眼之间山又绿了，又是一派莽莽苍苍。喘息的功夫，信泉又成了一个红火的商镇。如今客家人成了气候。当初客家人只是怀揣中原先祖的一块神牌，一卷神圣的族谱，一团先祖荣光的梦幻，像钉子一样扎下来，最终都成为胜者强者，成为信泉的主心骨，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相传，发配广东充军的陈氏的一脉初到信泉便遭灭顶之灾，剩下一个丫环怀抱主人的婴儿死里逃生，背包里没钱没粮只有一部浸透汗水血水的家谱。十八年过去，这对“母子”带着百多号陈姓后裔重返信泉，以“联魏攻赵”之术，终于挫败了土著大姓，“义门家风”的门榜从此在信泉昂立。此时土著也明白无力回天，于是改变初衷与其和平相处，最反叛最归顺的两道粗绳缠结在一起。转眼就到了民国初年。

当枪声初起，大家都不在意。许多农家都有乌油锃亮的鸟铳，围猎老虎、山牛、野猪、鹿子的枪声和震天的吆喝此起彼伏。枪声太平常了。

可是,这枪声古怪,密集而脆亮,商会会长黄宇遂立时听出了其中的钢铁味,不由自主地格愣一下,觑着眼看斜对面的庆仁店。老板娘叶宁玉坐守柜台,对会长露齿一笑。

这当儿章泰生遛狗刚刚回来,六条剑毛狗围着他嗷嗷低鸣。看到了黄会长脸上的惊讶,他立时记起刚才密集的枪声。这枪声是外来的,他不由胆战心跳,从头到脚又漫过一阵鸡皮疙瘩。不过,他很快便平静下来。天塌众人抬,这里毕竟有一两百店铺哪。他装着不在意地说:“黄会长,怕是他们又猎上了一头老虎,我的狗鼻子灵。”

浓郁的中药味像条河弥漫了半条街。庆仁店主章泰生来自药都——江西的樟树。正当他在赣州生意火爆,却突然携带漂亮的妻子叶氏溯江而上,落户信泉,在黄盛萱老先生诊所之侧开了药铺,挤进石街商贾之林。黄宇遂笑笑,在庆仁店站了站,向隔壁的慎微堂走去。

枪声又一次震响。一会儿一群黄衣扛步枪的大兵护卫一顶红顶轿子,吆喝着进了镇公所。胡玉镇长慌忙走下沿阶对着轿门抱拳作揖:“丁旅长好早,贵人踏贱地,真有失远迎!”勤务兵掀开轿门。高大的丁旅长慢悠悠地摸着黑髭须探出身子,眯着眼睛打量完了这山里闹市,咕哝哝连骂“他妈的”。

石街人潮如涌,早淹没了任何威风的呼喝。

二

三四万人中似乎只有章泰生心头狂跳,枪声仍在他心里噬咬。他闻出某种危险的意味,示意小舅子别翻晒药草,叫叶氏进里间喂狗。他坐守柜台不时伸长脑壳盯着隔壁店门口正在捉脉的老先生。

慎微堂主黄盛萱坐得端正,没挪屁股地一个接一个抓脉,认真地望闻问切。思忖一会,他握起毛笔一气写下病症和处方。他光头,脸偏圆,双手细柔,两道弯得中看的黑眉,洁净的细白布长衫十分清亮,一点看不出他已五十出了头。章泰生也就安定下来。

一会儿章泰生又听见年轻的胡玉镇长嘿嘿哈哈的嗓门:“开道,让开啰!”他没抬头,眼盯药柜,嘴里照着药单子念叨,一只手抓药,一只手称药。然而,他的眼风却执拗地在镇长身后搜寻。

果然是个兵,而且是个挎大盒子枪的大兵,这兵跟他面熟。他心里一阵恐慌。丁旅长还不放过自己呀!

大概叶宁玉也察觉来者不善,悄悄抽掉了锁链,六只剑毛狗虎狼般扑向外面,围着大兵龇牙窜跳。大兵吓得赶紧拔手枪,可抓枪的手脖儿被狗咬住了。章泰生赶紧喝住狗,道歉说狗不会咬人。胡玉瞪了他一眼对兵赔笑:“它们欢迎你哪!”

大兵恼怒地说:“你这老板呀开什么玩笑!”

章泰生装着不认识，谦恭地对他们抱拳作揖，粗着嗓门骂狗，趁势放下半卷的门帘，口里笑道：“坐坐，请上坐！”

镇长带着大兵走向隔壁，章泰生松口气全身发软抓一张椅子坐下，白衬衫已湿透了。他听见镇长尊敬地说：“萱公，赣州李军长派丁旅长看你来啦！”

原来丁旅长专程请老先生赴宴。

大兵把丁旅长的手谕呈上，催促说：“请老先生立即到镇公所赴宴！”

黄盛萱正静心抓脉。老花镜搭在肉嘟嘟的鼻尖上，眼睛却抬了抬把来人看过了。他抓过张处方纸，笔尖在笔砚上蘸了又蘸，一气写道：十七诊，五月十日，脉弦滑、苔薄腻、肝脾两虚，尚乏调协之机，再拟着肝运脾法：平地木一两、山海螺一两、田萆黄一两、蒲公英一两、大小蓟草各五钱、潞党参四钱、陈木瓜三钱、橘叶皮各三钱、土茯苓一两、大川芎二钱、延胡索三钱、金钱草一两、六一散五钱（包）、大红枣七只。二十帖。收笔，套上笔筒，他和气地说：“到隔壁庆仁号抓药。庆仁号药齐。”

黄盛萱似乎把面前二人给忘了。镇长耐着性子笑道：“丁旅长山高路远到我们贱地，有事与老先生商量，脉是号不完的，表叔你就暂放放吧！”

黄盛萱微微笑道：“这里不是敝宅，招待不周请谅。来而不往非礼，圩日实在走不开。来的病家不是亲就是友，治病如救火，黄某向来不敢怠慢半分！丁旅长李军长是量大之人，改日再商议如何？”

他挥挥手又招呼一病家坐在面前号脉。

大兵显怒地说：“丁旅长是有脾气的！你们怕也听过丁猛孚的名字吧！”

镇长忙说：“丁旅长名字如雷贯耳，他在瓜子岭一战重创袁世凯部，战功赫赫，又协助李军长守护赣州。萱公你就给个面子吧！”

章泰生这才全身轻松起来。他笑咪咪地过来恭请二位到里间用茶，亲热地陪着劝老先生，也委婉地给老先生帮言。

黄盛萱把来者搁在一边，自顾号脉写单子。

大兵恶狠狠地吐言：“别舍不得几个臭钱，惹火了我们，这诊所别开了！”

黄盛萱呸地吐出一堆口水。

这俩人走后，黄盛萱轻声对章泰生说：“这丁猛孚太小看了信泉！”

正午，黄盛萱的续弦赵湘如打着红纸伞提着盒篮——有盖有耳分层的大竹篮送饭来了。

赵湘如两手相抚端坐在老先生对面，看着他吃饭。老先生头上冒出一层汗珠。她抓了镶边蒲扇为他轻轻扇凉。他说：“叫盛茗准备好钱给朝勋兄弟送去。外面不比家里，拖宕不得。盛茗经营这么多年，人太瓷实缺少心眼。你来不久，埋头做你的事。”

赵湘如点点头，掏出小手帕，宽大的衫袖落在胳膊肘儿，露出洁白丰润的前臂和白玉手镯。她说：“你歇歇，几盆花我来浇。”

他摇手说：“我在这里，浇花不用你费心。你姐在世时我就养成了种花浇花的习惯，自己浇顺心，也是一种休息。花草通人性，真心伺候它，它才旺盛，开的花特香！”

隔壁，章泰生绞着双手，为老先生悬了一颗心！

三

中医黄盛萱名震一方，五十出头，因他医术精湛人品好家风正，被老幼尊称为老先生。信泉医林只有他获“老先生”美誉。他墙外开花墙内香，第一见证人竟是章泰生。

前几年章氏在赣州米市街开店。凭着樟树药材世家身份，加上妻子叶宁玉漂亮贤淑风情时现，章氏药业扶摇直上。传说叶氏的母亲是杭州一个戏子。兵荒马乱中章母把尚在襁褓中的叶氏从路上捡回抚养成人，正好与儿子完婚。章母临终前嘱儿子离开动乱的樟树奔偏僻的赣南落居。经本家介绍章氏挤进了米市街开了“永和”药铺。叶氏受赣南雨水沐浴加上环境安宁，已活脱成一个娇艳欲滴的美人，磁住了满街的眼睛。章氏喂养几只狼狗；狼狗长大刚刚逞凶的时候都突然失踪。于是他们特地收养了一个叫叶久的忠厚少年。

米市街热闹非凡。蛇药酒、黑锡丹、喉药、十全大补丸、参茸固本丸、全鹿丸、归脾丸、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都是本街名优产品。这阵又爆出一条新闻——当地报纸一连数月登载：“协记”、“玉记”从东北购进了梅花鹿和本地山区收购的金钱豹，立冬后宰杀制药。消息早惊动了省内外，药人都提前赶来。

看看立冬日近，又传出不幸，“玉记”养的两只梅花鹿相斗死掉一只。老板暗自叹息一番，咬咬牙坏事做成好事。这天，玉记老板车运死鹿游街。众目睽睽之下，死鹿被推往水东掘坑埋掉。立冬宰杀前活鹿装入栅笼敲锣打鼓游街三天。玉记店门口张灯结彩，当众绞杀配制全鹿丸。

米市街更是一锅沸水。这天叶氏再按捺不住，她由叶久护卫，随即被吸入喧闹的人群。叶久扶她站在高凳上。她更是满脸娇艳一身鲜亮。很快地，她自己倒成了万人欣赏的一道美景，她成了汹涌怒涛中的一座耀眼的灯塔。

她四周突然伸出无数的手，抓她的衣她的头她鼓鼓的胸脯。叶久用身子挡住愤怒的拳头保护她离开。章氏夫妇后怕不已。

这年春节头遭开业，米市街药人纷纷以吉利语代药名开票。开张指陈皮，大发指独活，财富指柴胡，万金指蔓荆子，万事如意指当归。“红单”联起来就成“开张大发财富万金万事如意”。章泰生不是不想写，而是一直选不到合适的书法先生。

这天章泰生又见一张字迹酣畅而且熟悉的单子，那是一个叫黄盛萱的医师写的。问问原是省赣中的家属来抓药，这黄老先生一定是那边的儒医了。他心里不由一动。

一天下午，隔壁“丁东升”号传来了一阵争执声。原来一穿布鞋满面佛态的先生在所检中药中发现将生党充当米党，要求更换。伙计不肯，还傲慢地口出秽言。老板弄清情况赶紧向先生赔礼。

站在一旁的章泰生心里热乎乎，恭敬地把先生请到自己店里，筛茶奉烟，十分诚恳。先生自报家门名字，说进城看省赣中读书的儿子，顺便逛逛米市街。

黄盛萱心里憋了一口气，有意把心中城府显露一鳞半爪。他侃侃而谈：“中药最讲究为人正气，最重等份和信誉，药能使人生也能置人死，能不慎乎！自古对加工膏丹丸散及药酒，都有严格处方严密程序。如熬龟胶只用上版不用下壳，还要刮尽余肉；熬虎胶选用腿骨，刮净毛、爪、筋肉等，制作须认真，造型好看包装完善；配制参茸黑锡丹，须配沉香红参广木香等，甚至要选用少许落水沉香、上朝红参、老山广木香。中药饮片嘛，次品和虫伤鼠咬的不上柜台。又如柜台配方，不用食用的瑞金淮山，而用河南淮光条。中药最讲究与人为善……”

章氏夫妇听热了心，相见恨晚！家宴过后，章泰生啜嚅着请先生题写红单。黄盛萱说：“那些字眼太俗气，而且年年千篇一律，弄药人不可以金利为圭臬。你夫妇背井离乡到赣南，如同当年我祖上从广东到信泉，筚路蓝缕，殊多艰辛！我乃一山夫，承蒙礼待，给写副对联如何？”

他铺开纸笔，思吟片刻，信手写下“大地回春延年益寿，生财有道利物济生”。

章氏一家抚掌叫好。章泰生突然记起，先生墨宝好眼熟似曾见过，他一对照，更是喜不自禁：自家要等的正是这贵人！

他们关系一下子深了，章氏夫妇拜黄盛萱为师。

那天，老先生与章氏夫妇兴高采烈正讲得投机，“丁东升”号老板带了个高大军人进店来，对老先生抱拳作揖说：“真是不打不相识；正好我家丁旅长为解李军长六姨太病体之苦，到处寻医问药，请老先生屈驾到敝店小坐一会。”

黄盛萱迟疑，推辞。他遵从先父遗训，从不与军政界相勾挽，独来独往以医为业。

他还是被拉进“丁东升”号。丁旅长笑着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凭我丁某直觉，老先生一定能解军长悬忧！”

一直陪伴的章泰生热情帮言：“老先生别推辞，治好李军长内室，你更名扬四海呀！”

黄盛萱只好就范。

接老先生上轿之际，丁旅长咬住嘴唇扶正军帽两眼直盯叶氏。叶氏双颊飞起红云，低了脑壳走进里间。以后，丁旅长经常来往米市街，每次都气度轩昂，眼珠儿骨碌碌往叶氏身上碾。叶氏躲着他，一听见他的脚步就赶紧扑进屋里。章氏夫妇心里叫苦。

六姨太郑氏被李军长捧为掌上明珠，特为她造了一栋紫云阁。一个月前产后

中风昏迷数日不省人事，李军长心急如焚。医生看过不少，郑氏病情不见好转，反见恶化。没一个医生再敢相前。

黄盛萱乍到，一生长衫的李军长就赶到了，举手投足甚是儒雅。李军长同他共用茶点，席间谈笑风生，仿佛是至亲故友。此时此刻黄盛萱也受宠若惊。这是他认识的最大的人物。他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开始捉脉吧。”

黄盛萱一接触病人心情更平静了。望闻问之后，抓脉，先左手后右手，久久不语。

李军长忍不住问：“有治否？”

黄盛萱斩钉截铁地说：“有治，夫人的脉元气尚存。这是瘀血所阻，先以祛瘀之剂，继而平肝息风、化瘀通络之方主之。调养三旬，病告豁然。”

李军长皱着眉说：“本地几个中医亦用此法但不见效。”

黄盛萱细心看过几张处方，沉稳地说：“等份不同而已，以前路子是走对了，譬如捉贼，贼窝已找到，但尚未抓到贼头。李军长，不满你说，我黄某只是凭一副蛮胆，敢下等份！照我的方子，贵夫人保治痊愈。黄某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李军长大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内室就交你医好了！”

一月之后郑氏果然痊愈。黄盛萱又以调养药主之，郑氏脸色如春桃，头鬓如乌漆，身体丰润了许多。李军长乐不可支，亲笔写“华佗再世卢扁复生”制成软匾相送，还赠送一笔厚资。黄盛萱不怎么谦让就收了。

李军长用轿送他。路过信泉人开的店，鞭炮激越，红红碎屑厚厚地铺了一地。路过米市街，章氏夫妇和丁老板拦住轿子，各为他披红扎彩。章氏夫妇更是泪水浇灌，逢人就说：“我家亲戚为李军长治好了病！”

那年秋天，章氏夫妇迁居信泉。

四

章泰生最有理由为老先生担心，为老先生担心就是为自己担心。

散圩时分石街一片狼藉污秽不堪。见老先生在门前从容打扫，章泰生担心他忘了大事，委婉地说：“萱公，地由我们扫，你还是上镇公所一趟，向丁旅长做解释。你虽同李军长交情好，天高皇帝远，就怕丁旅长寻隙挑拨。那支黑匣子会吃人的！”

黄盛萱继续埋头扫地，一会儿他说：“我不愿去吃这餐怄气饭，在家里吃得清气、舒服。我就是不下赣州，李军长也会理解我。李军长怎么不写一个字来？哦，我把准丁某的脉了，他决不是请我给军长看病，而是叫我去给他什么人治病。我不是五更头任人提的尿桶！”

章泰生说：“也是，这回叫他碰一鼻子灰，尝尝信泉人的厉害！”

然而，丁旅长就是丁旅长，赣州府的丁旅长。事态并不利于黄盛萱和章泰生。一场骚乱的引信悄悄点燃了。